

Doi:10.20063/j.cnki.CN37-1452/C.2025.04.004

中国式现代化促进人实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现实表征与实践指向

马阿民

西藏民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咸阳 712082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以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最终目标,深刻彰显了对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的继承发展。基于人的生存境况,马克思揭示了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三个维度——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物质自由、与他人普遍交往的社会自由、与自身矛盾和解的精神自由。中国式现代化的三个特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直观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对实现人的物质自由、社会自由和精神自由的全面追求。中国式现代化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人合一”“大同”“人本”思想有机结合,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对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予以时代回应。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

中图分类号:F4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5)04-0024-07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将“推动人的全面发展”^{[1]5}确立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目标之一,这一重大部署深刻折射出中国式现代化对人的全面发展诉求的终极关怀,标志着中国式现代化正以重塑资本逻辑中失落的人的主体性为根本尺度展开当代实践,彰显出中国式现代化更深层次的人学意蕴在于发展维度的全面性。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作出了精准界定:“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2]22-23}这一界定不仅凸显了人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之义,更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对人与自然、社会及自身和谐发展的整体关切。相较西方现代化的片面性,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本质下全面现代化的现实展开:针对人与自然关系矛盾引发的生态危机,中国式现代化坚持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扬弃竭泽而渔,不断促进人实现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物质自由。针对人与社会关系矛盾引发的安全危机,中国式现代化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合作共赢摒弃零和博弈,不断促进人实现与他人普遍交往的社会自由。针对人与自身关系矛盾引发的精神危机,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超越物质至上,不断促进人实现与自身矛盾和解的精神自由。

一、中国式现代化促进人的物质自由的实现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发展现代化必不可少的重要基础。在现代化进程中合理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弥合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裂缝,破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矛盾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各国发展现代化的共同课题。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惯常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其固有的资本逐利性和反生态性造成了人与

收稿日期:2024-12-2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新时代西藏的小农经济与乡村现代化研究”(21XJY011);西藏民族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与实践项目“边疆民族地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困境与破解路径研究——以西藏地区为例”(Y2025058)

作者简介:马阿民(1995—),女,山西运城人,西藏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断裂,加剧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矛盾。基于此,中国式现代化深入汲取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物质自由思想精髓,辩证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在现代化进程中以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守正创新马克思人的物质自由思想中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物质自由”,致力于在持续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础上促进人的物质自由的实现。具体而言,在道路选择上,中国式现代化坚定不移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坚持经济绿色增长,统筹经济和生态效益,铺设通往人的物质自由的现实路径。在实践深化上,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断推动人在物质生产中与自然实现合理物质变换,日益促进人的物质自由的实现。

(一)人的物质自由的理论基底:人在物质生产中获得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人与自然是相互依存的生命共同体,脱离自然,人自由而全面发展就无从谈起。马克思认为,“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3]158},直观揭示了人对自然的绝对依赖性和自然对人的不可或缺性。基于人的自然属性,马克思从生产力角度剖析了自然界对人类永恒的“自然必然性”的束缚,强调物质生产与自然保护之间的辩证关系,阐明人的物质自由实现的先决条件在于人与自然之间合理的物质变换。

关于人与自然之间的中介,马克思阐明劳动是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中介。他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4]207}。尽管马克思肯定自然的“先在性”,但他反对将人与自然关系简单理解为静态直观映照。在马克思看来,作为能动的“对象性活动”,劳动使人得以将人的情感、认知及意志等烙印反复对象化于自然界,不断使“无化自然”转变为“人化自然”。关于劳动的本质,马克思强调,劳动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然而,马克思却观察到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行为日益背离“自由自觉的活动”,致使“自由自觉的活动”不断沦为异化劳动。在资本的无限扩张下,人与自然之间产生难以弥合的物质变换裂缝,二者关系陷入持续异化对立。关于“自由自觉的活动”本质,马克思基于物质变换角度

阐明,人只有在最符合自身本质的条件下与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本质才能得以复归。正如他所言:“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将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5]928-929}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揭示了只要人的物质生产还是以生产物质为目的,人类就永远无法摆脱自然界永恒的“自然必然性”的束缚。他说:“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4]56}马克思强调,“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3]185-186},人的物质自由的真正实现在共产主义社会之中,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才能超越永恒的“自然必然性”的束缚,才能真正拥有自然这个“无机身体”,进而才能得以全面复归“自由自觉的活动”本质,最终在物质生产中获得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自由,成为真正的“自然界的主人”。

(二)中国式现代化追求人的物质自由的现实表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2]23},是“生态化的现代化”与“现代化的生态化”的辩证统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不仅践行“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彰显生态自觉,更严格遵循自然系统生态阈值约束。相较于资本主义现代化“先污染后治理”的先天缺陷,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前置生态规制,从根源上减轻因发展现代化可能引发的生态灾难风险。

从现实意义维度审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持续化解了现代化进程中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矛盾,突破了传统现代化发展模式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二元对立,统筹了现代化进程中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的高水平保护,不断深化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从价值指向维度考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为促进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了生态保障,保障了人在优良生态环境中实现与自然的合理物质变换,进一步夯实了人在物质生产中实现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物质自由的根基。

区别于先发展后治理的资本主义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发展与治理协同、经济与生态统筹,不仅深化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更保障了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可持续性,最大限度消解了人与自然的敌对冲突,促进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立足人的物质自由的理论基底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价值指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深刻表征了中国式现代化对人的物质自由的追求。

(三)中国式现代化促进人的物质自由的实践指向: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人的物质自由的实现,既需要满足人的物质需求,又必须符合自然的生态承载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思想实际强调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人类走向现代化的要求。”^[6]中国式现代化不断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有效消解资本逻辑主导之下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内在矛盾和冲突,不仅强化了自然主义对人的生态关怀,亦深化了人道主义对自然界的伦理关照。

对人类而言,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就是要引导人自觉合理调控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助力人在改造自然中不断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有力推动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本质的复归。对自然界而言,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就是要规范人在物质生产活动中自觉遵循自然法则、有计划有节制地向自然界索取,指导人在干预自然时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有机融入对生态的保护,避免自然界遭受不可逆破坏,促进生态系统恢复。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立足新发展阶段为促进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的生态保障。在不断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保障下,中国式现代化有效遏制人与自然之间的消极对抗,促成善待自然与自然馈赠人的良性互动,不断推进人在物质生产中实现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物质自由。

二、中国式现代化促进人的社会自由的实现

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是发展现代化不可替代的基石。在现代化进程中正确处理全球化的人与社会关系、促成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公平正义

的国际秩序,是各国发展现代化需承担的共同责任。伴随世界市场的持续扩大,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下资本的无序扩张使得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演变得愈加尖锐。基于此,中国式现代化深入吸收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社会自由思想精髓,辩证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在现代化进程中以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守正创新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社会自由思想中的“人与他人普遍交往的社会自由”,致力于在持续推进人与社会和谐共处的基础上促进人的社会自由的实现。具体而言,在道路选择上,中国式现代化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倡导和合共生、美美与共,铺列通往人的社会自由的现实路径。在实践深化上,中国式现代化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推动人在社会生活中与他人实现普遍交往,促进人的社会自由的实现。

(一)人的社会自由的理论基底:人在社会生活中获得与他人普遍交往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脱离人类社会,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就无法实现。马克思反复强调人的本质属性在于人的社会属性,他指出:“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人的合乎人性的存在”^{[3]187}，“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501}。基于人的社会属性,马克思从生产关系角度论述了社会形态对人的暂时的“历史必然性”的束缚,强调人的社会自由的实现寄托在“自由人联合体”这个“真正的共同体”之中。

由于马克思对人的社会自由的阐释与其共同体思想存在深刻的内在关联,故而,对人的社会自由的探究无法避开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整体考察。借助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既能辨析不同社会关系下各“共同体”的本质属性,亦能清晰体察人的社会自由在不同“共同体”中的具体尺度。关于共同体与个人自由的关系,马克思系统阐述了共同体形态从“自然的共同体”经“虚幻的共同体”到“真正的共同体”的历史图景,并断言,“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3]571}。马克思具体强调:在“自然的共同体”阶段,社会关系基于地域和血缘关系纽带,个人因完全依附共同体而被迫无条件服从于共同体意志,导致个人自由空间被极致压缩。当进入以“国家”为表征的

“虚幻的共同体”阶段,商品经济与货币交换取代地域血缘纽带建立新型社会关联,这解除了“自然的共同体”对个人的束缚。然而,由于阶级利益与共同体利益的根本性冲突,“虚幻的共同体”以代表普遍利益的表象,掩盖其为统治阶级特殊利益服务的实质,其结果是,身处“虚幻共同体”阶段的个人,所获得的只是止步于表面的形式自由,而非真正的自由。唯有在生产力高度发达且国家消亡后形成的“自由人联合体”(“真正的共同体”)中,个人自由方能在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真实统一的基础上得以实现。正如马克思所强调:“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3]571}“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7]53}在这个真实的共同体之中,“现实的个人”转化成为“联合化的生产者”,“每个人”自愿地联合起来共同发展,个人利益与共同体利益达成一致,因此,“每个人”成为“自由的人”,人的社会自由得到真正实现。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马克思阐明在“自由人联合体”这一理想形态中,“国家”将自行消亡,其作为“虚幻共同体”的统治职能也自然消弭,个人自此成为“世界公民”,不再受制于任何“绝对权威”,进而可以全面地占有社会关系,实现与他人的普遍交往。而正是由于普遍交往,“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3]538}。归根结底,“自由人联合体”内蕴着“个人自由”与“共同体利益”的和谐统一,既维系着个体在共同体中的归属感,亦赋予个人在共同体中充分的自由空间。由是观之,依托马克思共同体思想,马克思揭示了个人如何基于“自由人联合体”这个“真实的集体”,摆脱异化社会的束缚,最终在共同体的“共同控制”之下,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自由,成为真正的“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

(二)中国式现代化追求人的社会自由的现实表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2]23},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自身命运与各国命运紧密联结,摒弃利己主义和保护主义,拒斥“国强必霸”的现

代化老路,践行互利共赢的和平发展道路,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冷战对立与零和博弈思维。

从现实意义维度看,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有力抵御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危害,冲破了以西方为中心的旧世界秩序的桎梏,推动了公平正义的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不断促进了全人类的共同发展。从价值指向维度看,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为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了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使人得以在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增进与他人之间的普遍交往,进一步夯实了人在社会生活中实现与他人普遍交往的社会自由的根基。

区别于走殖民扩张道路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在维护世界和平中谋求自身发展,不仅推动全人类共同发展进程,更进一步打破人与人之间狭隘封闭的社会关系,为人的社会生活营造和平安全的空间,促进了人与他人的普遍交往。立足人的社会自由的理论基底和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的价值指向,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深刻表征了中国式现代化对人的社会自由的追求。

(三)中国式现代化促进人的社会自由的实践指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的社会自由既依赖和谐包容的社会环境,更需建构与他人普遍交往与共同发展的路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交往范式从根本上超越了资本逻辑,为世界普遍交往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8]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一步摆脱以资本增殖和工具理性为主导的旧有世界秩序,激活被压抑的价值理性和交往理性,揭露被“物与物”的关系遮蔽的“人与人”的关系,推动国际广泛交流与人民普遍交往。

在本国与外国关系层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各国发展新机遇,化解国家间复杂利益冲突。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球性交往模式,中国式现代化促进各国之间的广泛交流,使得各国之间实现了在资源共享中深化合作。在个人与他人关系层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使资本逻辑下的社会异化危机得到有效解决,开辟了跨越国界差别、超越文化差异的普遍交往路径,促进了人与他人的普遍交往。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式现代化立足新发展阶段为促进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的社会保障。在不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保障下,中国式现代化拓宽人民普遍交往空间,建立更加畅通的普遍交往路径,不断推进人在社会生活中实现与他人普遍交往的社会自由。

三、中国式现代化促进人的精神自由的实现

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发展现代化不可忽视的前提。在现代化进程中恰当处理人与自身关系,提高人的精神境界,遏制人的工具化、单向度,是各国发展现代化的内在必然要求。传统的物质至上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往往以牺牲人的精神生活为代价来换取人的物质生活的充裕,结果导致人的精神发展总是滞后于现代化进程的步伐,造成人的主体性物化和精神的空虚。基于此,中国式现代化深入吸收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精神自由思想精粹,辩证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本”思想,在现代化进程中以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和“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守正创新马克思人的精神自由思想中的“人与自身矛盾和解的精神自由”,致力于在持续推进人与自身和谐共处的基础上促进人的精神自由的实现。具体而言,在道路选择上,中国式现代化坚定不移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道路,既重视物质财富的积累,又强调对人民精神世界的丰富滋养,铺就通往人的精神自由的现实路径。在实践深化上,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不断推动人在精神生产中与自身实现矛盾和解,日益促进人的精神自由的实现。

(一)人的精神自由的理论基底:人在精神生产中获得与自身矛盾和解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共同构成人的全面生活,缺少精神层面的自由,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无从谈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定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3]163}。这一论述揭示了人与动物的一大区别在于人具有精神需求和审美追求,而也正是在遵循“美的规律”的过程中,人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得以超越单调、机械重复的桎梏,升华为一种不仅蕴含审美价值、更确证人的自由本质的“艺术活动”。基于人是有意意识的类存在物,马克思从唯物史观出发

强调人的精神自由的实现,不仅需要摆脱永恒的“自然必然性”和暂时的“历史必然性”这两大外部束缚,还需积极调和人与自身内在的必然性束缚,并且,马克思特别强调审美的“艺术活动”是实现人的精神自由的必要途径。

资本主义制度强行将人的自由意志裹挟进资本增殖,在资本逻辑与异化劳动的双重宰制下,人的主体性和创造力遭受深抑。这不仅遮蔽了人的本真存在状态,更使人的独立性与“自由个性”受到不可逆销蚀。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深刻断言:“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7]46}

马克思指出,在“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的理想世界——“自由王国”中,人的劳动摆脱资本的支配和压迫,不再是服务于资本的手段,而是成为“人的能力”发展的目的本身。同时,马克思阐明,“自由王国”不仅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其本身亦是一个“美的王国”。审美的“艺术活动”既根植于物质生产实践,又实现对物质生产实践的超越,审美的“艺术活动”消解了“自然”与“自由”的矛盾,使人在具体的审美过程中与自身达成和解,从而实现精神自由,成为“完整的人”和真正的“自身的主人”。

(二)中国式现代化追求人的精神自由的现实表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2]22},是“物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的辩证统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既凸显中国式现代化对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并重推进,又彰显中国式现代化对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双重观照。

就现实意义而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高度重视精神家园的建设,持续强化精神文明建设,摒弃了片面追求物质财富而忽视精神充实的现代化路径,超越了推崇“工具理性”而轻视“价值理性”的发展模式,有机统一了“物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进一步推动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就价值指向而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为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精神滋养,赋予了人极大的精神力量,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使人得以在丰富的精神滋养中推动与自身的矛盾和解,进一步夯实了人在精神生产中获得与

自身矛盾和解的精神自由的根基。

区别于以物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仅推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进程,更为解决现代化进程中主体与自身的疏离问题提供全新方案,避免人陷入迷失自我的精神困境,促进了人与自身矛盾的和解。立足人的精神自由的理论基底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的价值指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深刻表征了中国式现代化对人的精神自由的追求。

(三)中国式现代化促进人的精神自由的实践指向:丰富人民精神世界

人的精神自由蕴含着人的个性解放,而充分发挥人的“自由个性”是解放人的个性的内在要求。故实现人的精神自由意味着需要满足人的精神需要和充分发挥人的“自由个性”。“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文化场域中的向量就是要不断构筑起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以展现人民精神世界的强大动能。”^[9]中国式现代化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不仅注重对人的物质需求的满足,同时重视对人的精神需要的满足和对人的“自由个性”发挥的保障。

在满足人的精神需要层面,通过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中国式现代化帮助人确立了更为清晰的个人精神坐标,建立了更加坚实的精神支柱,使人在应对现代化挑战时,能够保持内心平和,在自我生存与社会现实之间找到平衡;同时,使人能有效抵御外部压力对自我认同的冲击,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心态回应社会变革和现代化发展,进一步满足人的精神需要。在保障人的“自由个性”发挥层面,通过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中国式现代化持续消解“资本的主体性”对“人的主体性”的遮蔽,使人不断恢复自身主体性和创造性,进一步促进人的自我实现和“自由个性”的发挥。

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是中国式现代化立足新发展阶段为促进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的精神保障。在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的保障下,中国式现代化有效减少人与自身之间的紧张对抗,有力推动人与自身之间的和谐自洽,不断推进人在精神生产中实现与自身矛盾和解的精神自由。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实

现,需要在不断超越异化、消除异化的过程中,扬弃‘单向度’的片面发展,达致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的综合平衡发展。”^[10]无疑,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的物质自由、社会自由和精神自由真正实现的终极场域,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目标的最终完成。诚然,当前人类社会依然处于“必然王国”阶段,仍受制于“自然必然性”和“历史必然性”束缚,中国式现代化亦尚未达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形态,但其正以“并联式”发展持续突破“自然和历史必然性”制约,业已在与人的物质自由、社会自由和精神自由息息相关的生态文明建设、新型国际秩序建设及精神文明建设等关键领域取得实质性成效,使人类社会不断加速趋向“自由王国”。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生动展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对比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集中优势,显著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对比资本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充分昭示了未来社会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美好前景。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
- [2]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6] 于舟,万立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基于马克思物质变换思想的分析[J].经济问题,2023(11).
- [7]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8] 李包庚.世界普遍交往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J].中国社会科学,2020(4).
- [9] 艾楚君.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的文化场域建构[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
- [10] 李楠.以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探赜[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1).

Realistic Representation and Practical Orientation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in Promoting the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MA Amin

School of Marxism, Xizang Minzu University, Xianyang 712082, China

Abstract: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with the ultimate goal of realizing the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profoundly interprets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Marx's idea of the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Based on the existential condition of human beings, Marx reveals three dimensions of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material freedom through ecological symbiosis, social freedom via universal social interactions, and spiritual freedom through resolution of inner antagonisms. The three features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modernization in harmony with nature, modernization on the path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and modernization in harmony with material and spiritual civilization) directly reflect the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s comprehensive pursuit for realizing the human material freedom, social freedom and spiritual freedom.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organically combines the ideas of "unity of heaven and mankind", "cosmopolitanism" and "humanism" of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so as to promote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build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enrich the people's spiritual life, which responds to the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in terms of times.

Key words: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free and comprehensive human development; Marx's idea of the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责任编辑 沐 瑾)